

胡  
世  
宗  
日  
记

胡世宗

卷  
二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63年3月6日 晴望万里。

哨子刚响，立刻起床打背包，捆大衣，拿付武装准备急行军，爬山。

天无纤尘，万里无云，空气清凉而不寒。东天也  
卷聚着几朵白云，暖色已露。我们快步如飞，向  
无限广阔的田野奔去，树丛熊掌扑下了一道命  
脉山！车来快，快步攀登，可是眼前青江，碧波  
漾，张富甘同志已跌腿跪起来，自己若是保持  
反常行速，必落在后面，于是，也追上去了。气，渐  
么喘起来；汗，浑身么湿；衬衣，脸上热气，腿  
也开始酸了。此时，天知地交接处形则一个  
不规则的彩虹，脚下田陇飞也似地向身后转去。  
反来行，致进及的船型紧划坡岸，如今已  
奔得地坦露着黑色的伏土，在局处坡面上，  
一行么条条新根象一排紫红色的点子。

到下午三點鐘，腿氣喘吁吁，感到十分疲勞，

胡世宗日记

望古之賢

卷

较远, 常是浅滩, 涨水时水深不过三四尺, 涨  
水时, 好像是一快因形似橘红, 故名橘红。  
橘红产于清水之中, 色黄, 常为扩扁, 涨水时  
升, 十分美丽。但当我造旱田时, 月久又涨  
水, 只觉更大了, 那日在时, 涨水天中, 涨  
得很茂盛。半更涨到水里。

青年时代读了《浮士德》，甘结束罗勃  
卢森堡的话作明白话：“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  
要负起两头的责任了，即对国家和对社会的教育  
很大，这是战争需要的根本原理如人生老病。  
据说有人把教师比做是一只蜡炬，照亮了  
别人，毁灭了自己，因此说教师是个牺牲的  
职业，到德国地方办师范教育了也，因为只  
能把自己的年轻一代培养起来，照亮别人的生  
活道路，点烛别人理想和智慧，燃起烟火  
炬，这是每个人要干的事也吗！

下山的时候，觉得特别轻快，山间的竹林在晨光照耀得绿得<sup>叶</sup>绿而秀气。我们一行人漫步在通向岳岳的田埂上，影子长长地掠过田埂，几只喜鹊在单线电杆上“喳喳”地议论着什么，不知是从何而来。西北的山峰铁红色，北雨而退，~~西~~西南远处仍是连绵群山，仍有白雪点缀着，许是回不到之故。峡谷里，营房隐现在雾气中，炊烟直上，一缕与农舍齐头，便被和风吹散，要同拂过山东岩里，似一条轻纱，~~清~~而透明。

今天，班里搞四好检查。

父书看了些报上的材料，我读了不少诗歌。其中我以为郭沫若的“凤凰涅槃”，李季写的“雷锋之歌”，李瑛写的“雷锋的足迹”最好。人民日报上在礼品店刊载过一首“赠”，我读了报趣，可将其中大部分背唱下来。父竟从古玩店买来的古墨，连联想到古代诗人们的一些关于赠的诗词，接着以父亲写的“赠”一首诗，作为对父的赠礼，我读后感到：革命者！

书记将老师给全校同学做关于鲁迅的化平反创作的报告。简尊阐述了自己创作的经历。我们首先学习与鲁迅的精神，学习他明确大是大非，坚持真理，学习他的宗旨就是发表意见，学习他不重任何国格任何敌人与亲朋友，而是客观地对待任何，任何反党；学习他为正义与真理而斗争，靠自己宣布决定，然后自己。

至今无,我要坚决地拥护党的领导,拥护社会主义的路线,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在平凡的岗位上为党的事业贡献全部力量,在必要时贡献出自己的生命。

今天做《中國青年報》前版刊頭上有一張北京隆  
智紀念館與八十七誕辰的大會全體合影的相片，  
周總理在隆智紀念大會，連繫大時多諸公是常常出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胡世宗日记/胡世宗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 
2006.8

ISBN 7-5313-3121-7

I. 胡… II. 胡… III. 胡世宗 — 日记  
IV. K 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81892 号

## 胡世宗日记

---

责任编辑 韩忠良 王维良

责任校对 杨 顺 等

装帧设计 马寄萍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联系电话 024—23284285

传真 024—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—23284402

印刷 辽宁印刷集团新华印刷厂

幅面尺寸 170mm×240mm

字数 4088 千字

印张 228.25 插页 16

印数 1—3 000 套

版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总定价 390.00 元

---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25872814 转 2050





面对世宗同志的几大包八大卷近四百万字日记，我先是惊愕，继而赞叹，终于不由得衷心敬佩了。从十几岁的学生，直到如今年过花甲，四十五年来，能够一天一天坚持下来，锲而不舍，点点滴滴汇成大河，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恒心，是难以做到的。

世宗出生于日寇强占关东大地的后期，两岁时听到抗日战争胜利的爆竹声，在东北战场的炮火硝烟中度过动荡的童年，迎来红旗招展、锣鼓喧天的盛大节日。在祖国欣欣向荣、个人心情欢快的背景下开始写日记，先天地便注入了同历史息息相关的气息。何况，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，是极不平凡的年代，我们这一辈人和比我们略略年轻几岁的人，生正逢辰，有幸赶上了终生都不会忘怀的风雨阴晴，坎坷曲折，也都必然地烙下了岁月的印记。这样一部日记，即使从一条街道、一所学校、一座军营、一次集会、一次访问，即使从个人的小小侧面，只要确实是真实地记下所见所闻所思所感，它必然就具有历史的意义，起着“从一粒沙看世界”的作用。

说起日记，不由得引起许多感慨。

日记从来就是我国悠长文化史中一个有独特功能的宝贵部分。唐宋以后，一些政治家、官吏、学者文人，爱用日记（或笔记）记下自己从政、治学、交友、行旅的种种经历见闻，日积月累，斐然成章。唐代李翱的《来南录》、宋代陆游的《入蜀记》，都是文字优美的散文作品，明代大旅行家徐弘祖的《徐霞客游记》，传诵至今，被誉为“古今游记之最”、“千古不易之书”，不仅有散文、游记的文学价值，也有地质、地貌等方面的科学价值。到了清代，作者数目日渐增长，从官吏文人直到平民百姓，爱写日记的人越来越多。光绪年间李慈铭的

## 充实多彩的生命长征史

——序《胡世宗日记》

袁鹰

《越缦堂日记》，以日记形式写三十五年间的读书心得，涉及经史百家，长达六十册之多。那些日记作者当时未必都存有编史立传的宏愿，但因记录翔实，不作涂饰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或长或短，或详或简，多多少少留下了本朝本代有关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科学、技艺、典章制度、诗文辞赋以至山川风物、人物轶事等等方面的资料，上自政坛大事，宦海风波，冤狱巨案，科举秘闻，下到街谈巷议，闾里琐闻，随意写来，就如雪泥鸿爪，从细小侧面为岁月留下痕迹，自然也就客观地记下了历史宏篇的一行一句甚至一个字。唯其真实，所以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，也成了历史学家重视的资料。文人作家的日记，同样为研究者视为珍宝，比如有的鲁迅研究家，大约都将《鲁迅日记》八十万字耳熟能详、如数家珍了。

然而，在相当长的政治生活不正常、政治运动频繁的年月，日记也会遇到意外的厄运。这种纯属个人自由、个人隐私范围的文字，竟然也忽然成为一个人的“罪证”。那个年代，对一个人的审查、批判，除了他的发言、文章，甚至亲友同事间的闲谈，都可以成为材料，而日记和书信，更被认为是“最过硬”的材料。为了取得这类材料，不惜运用抄家、非法搜查等等违法手段，恨不得掘地三尺，寻找零篇片纸。个人权利被摧残殆尽，民主法制荡然无存。有些违法攫取来的日记书简，居然还可以被引用在批判文章中，堂而皇之地公开刊登在报刊上，甚至作为定案判罪的证明材料，长期为害日记作者。这就同明清以来的那些著名的“文字狱”常从日记中搜寻罪证相去不远了。

令人感到欣慰的，这类无法无天、违法乱纪的恶行终于逐渐敛迹，虽然也还有一种人热衷于从字里行间、蛛丝马迹去发现微言大义，费尽心机干告密举报的勾当，但是毕竟不得人心，为人所不齿的。日记终于恢复它在人民生活中的正常位置，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，认识到它的价值，因而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尊重。逐渐风起云涌的民间报刊中就有专门的《日记报》、《日记》杂志，研究古今日记的学者常有著作问世，有人还提出创立“日记学”，这都是好消息，是文化建设中实实在在的好事。在这样的气氛中，《胡世宗日记》能够出版，无疑是一件大事。尤其是它出自一位解放军军官、一位诗人之手，不是什么高官大腕，也不必请人捉刀，它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。

世宗说这几大卷日记也是他个人生命的长征史，是文字的长征。这“长征”二字，引起我同他有一段长征路上共同经历的回忆：三十年前的1975年10月，“文革”后期，邓小平同志受命于危难动乱之际，决定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十周年，《人民日报》虽然在江青一伙控制下，也不得不组织力量撰写有关

稿件。世宗当时作为“工农兵通讯员”正在我们人民日报文艺部帮助工作，我们两人编成一个小队，去云南、贵州采访红军长征事迹，任务是写几篇通讯，作为一篇长通讯的一部分。我们两人在昆明军区政治部一位参谋的陪同下，从昆明乘车去禄劝县，由当地人武部一位彝族同志杨科长领路，沿着当年工农红军主力部队行军路线，直奔金沙江皎平渡口。一路翻山越岭，经村过寨，杨科长为我们打前站，向我们介绍地方风俗，在惊心动魄的金沙江涛声中爬上渡口木楼，访问三位摆渡的大爷，听他们讲讲四十年前撑船送红军渡江的故事，还过江到对岸岩洞（据说是当年红军渡江临时指挥部）瞻仰一下，又沿山路往回返。两天后赶回昆明，转赴贵阳，经乌江去遵义，过娄山关到四渡赤水的旧战场。半个月中，我们两人一路感受老一辈革命战士的艰辛征战，也得到丰富的滋养。这半个月，是我平生两次最难忘的经历之一，另一次是四上井冈山。然而至今我除了禄劝县和杨科长及渡口三位大爷以外，其余村寨和遇到的乡镇干部的名字一概都忘记了。非常难得的是世宗竟然将这半个月的行程都详细地记在日记里，地名、人名都清清楚楚。有两夜我记得睡在村寨屋顶上，无月无星，无灯无火，想必是第二天他追记下的。诗人并非一切都浪漫，还是个用心很细、用笔很勤的人。细读世宗复印给我的那半个月的日记，情景依然，仿佛又回到三十年前那一段心情激动、忘却当时一切烦恼困惑的日子。即使仅仅为了这一点，我对世宗和他的日记也充满了感激之情。

这部日记，是世宗从学校到军旅到文坛的生命长征史、心灵长征史，充实而多彩。世宗才过花甲，还有长长的人生旅程等着他去走。如果说长征，那等于刚过了金沙江皎平渡，前面虽然未必会有雪山草地，但是还远未到达直罗镇。自然，也还有几大卷丰富多样的日记等着他继续写下去。我衷心盼望他、期待他接着往下写，虽然到下一部出版时，我大概读不到了，但是很多很多后来人肯定能读到，历史肯定能读到的。

2006年早春二月

# 胡世宗日记

## 目 录





# 胡世宗日记

## 目 录



# 胡世宗日记

## 目 录



胡世宗日记

卷二 军旅生涯 A

1962年

1962年7月6日

老兵钱瑞虎担任我们新兵班长，我任副班长，班里十四人，全是沈阳二师来的，包括了中文五班、六班、数学三班各四人，数学一班、四班各一人。

部队军医给我们讲了卫生课。

1962年7月7日

上午召开团员大会，一百二十九名团员成立一个团支部。由新兵连党支部提出团支委会名单，支书由党支部副书记、连长唐启昌担任，副支书由沈阳市第三十一中学的赵庆祥、刘志峰担任。我被委任为宣传委员，另有组织委员和文体委员等。下设七个团小组。

新兵连还成立了革命军人委员会。我担任革委会委员兼墙报组组长。

我要出色搞好党交给的工作任务。

下午去复查身体，据说检查身体不合格的新兵要返送到家乡去。大家都怕这样的结果落到自己的头上。

队列训练：立正，稍息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左右转……遇雨，队伍解散跑回营房。钱班长走在最后头，从外面把一扇扇窗子都关上了。

吃饭时，饭是有限的，不能管饱。钱班长照例只盛半碗，并再也不盛了……

1962年7月8日

星期日，第一次到街上去逛，来去都唱歌。东丰镇不很大，主要街道两边有一些店面，有照相馆、书店、商店，也有文化馆和电影院。

晚上开“家乡文娱晚会”，来自河北的战友演唱了他们家乡特别好听的河北梆子。

1962年7月9日

写三首新兵生活的诗：《新兵营房之夜》，写首长查铺，关怀新兵睡得好不好，像慈爱的母亲一样，给战士盖上蹬开的被子，让战士的梦更甜更香；《雨中华窗》，写操练时，突来大雨，一道命令让大家带回，班长走在最后面，把每扇窗子都关上，雨水湿透了他的衣裳；《月夜灯光》，写为了把新兵的生活搞得更好一些，经济委员深夜伏在桌案上，在算着吃喝账。



1962年7月10日

上午听刘战国指导员讲“为谁当兵，为谁打仗”，学会了丁洪作词的《我为谁人来打仗》这首歌：“我为谁人来打仗，我为谁人扛起枪，为了爹，为了娘，为了自己来打仗；为了你，为了我，我为人民扛起枪……”

下午，营长作关于支援农业劳动的动员报告。连部召集正副班长、团支委、团小组长开会，布置工作。通过泥泞的路到团里礼堂开大会，欢迎第三批新战友。会场上拉歌甚好。五号首长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特别是关于中印边境、蒋介石要窜犯大陆问题的报告，士气振奋。徐庆扬、李守仁代表新兵在会上讲话。会后演出了几个小节目，有小合唱、口技等，还放映了电影《金玉姬》。

今天我写了一首诗：《我穿上崭新的黄军装》。

1962年7月11日

明天将发枪，大喜！

枪，革命的武器，战士的命根子！明天我将把它握到了自己的手上。

1962年7月12日

# 胡世宗日记

卷二 军旅生涯 A

今天一件可耻的事出在我们连：一排两名“病号”早饭后就不见了，午饭也没回来吃。派出一个班长带一个战士到东丰镇去追，他们满头大汗回来了，仍不见那两个人的踪影，原来他们俩开小差，当了逃兵！他们俩是河北霸县的，河北的都说他们不是河北的，霸县的都说他们不是霸县的！全连人为此十分气愤！

1962年7月15日

收到王占喜、于路、李正孝、张永泰、丁玉英的信。

于路在信中写道：

关于写作问题，在我们临别的时候，站在兴顺街头，记得我和关维国等曾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到部队去首先要集中全力学好军事技术，在此基础上如果有感情冲动也可以抽空儿写一些东西，诗一定要写，但千万不要因忙于写作而影响军事训练”……只要你热爱生活，生活自然就会给你献出诗来——诗应是热爱生活的产物——相信你终有一天会以饱满的政治激情，唱出炽烈高昂的战士之歌的。

1962年7月18日

收到徐光荣的信，信上说：

入夜了，皓月当空，万籁俱寂，在这一刻，你一定还没睡吧？一天紧张而又新鲜的战斗生活，对一个新兵是多么神奇，又令人向往啊！你诗的心灵一定又是急切地活跃着，或者在构思些什么新的诗句吧！但，我更想知道，你在思想上对部队日益深厚的感情，这是万物之本。——从你来信中，我已随着信，多少吮吸了一些部队同志间的情谊了，望珍惜它。我们的合影洗完了，老乔来了，并转来了你的问候。想来，这封信到时，你已看到了八个人的合影了。最近，我的情形如何，与你走前没什么大的变动，仿佛是个老牛拉个破车在泥路上爬行——然而，牛，尤其是孺子牛，在向前的路上是不会半途而止了的。想来，你也会相信吧？

1962年7月24日

收到沈阳日报社解明的来信：

……战士是个多么值得骄傲的名字！愿你能做到一个战士所应该做到的一切！相处时间不长，但我却深深感到在你的身上有一股很强烈的上进力量，而且可确信，有一天你会写出像样的作品，这次虽然暂时离别，也愿你在生活中受到新的洗礼，增加新的力量，为将来创作好作品打下基础。部队生活的短诗和其他文艺作品，我们报纸还是需要的，你仍可以写些给我们寄来，“八一”即将到来，先赶出两首寄给我吧！用最大的勇气和毅力去迎接更美好的未来。

他热情地写道：

祝福你——一个光荣的战士，当我再次见到你时，愿你不仅仍是一位朴实、寡言而内心充满火焰的青年人，而且胸前闪烁着光荣的奖章。那时我将紧紧地拥抱你——一个战士的身躯——一个我年轻的朋友！而多少诗句也将冲出激情的心怀！

1962年7月26日

收到木青的信：

昨天我才由哈尔滨回来，去参加“哈尔滨之夏”音乐会，前后共十天，是辽宁省音乐家协会组织的。此去收获颇大。听说你入伍了，甚高兴。我认为这对你的创作会是一个良好的开始，多少诗人、作家都是在部队成长起来的。正像你说的，首先是一个好战士，然后才是一个诗人。歌词《我穿上崭新的黄军装》读了，不错，我再改改，可找人谱一下曲。以后可多写些战士的诗，寄来读读……

1962年7月28日

初中时代的语文老师和建文给我写来了热情鼓励的信：

收你远方来信，甚为高兴。能做解放军的一员战士，是人生的最大荣幸。相信你在这伟大的革命洪炉里接受锻炼，将来定能成长为祖国的有用人才，谨向你表示祝贺。你在诗歌创作上有着较好的底子，这次在火热的部队生活中，使你的诗歌创作有了肥沃的土壤，深信你将写出好

的诗篇。希望今后能边创作边学习，不断充实，不断提高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日日进步，年年丰收。

和老师说：

社会上总有一批势利的小人，他们时时刻刻对别人的所作所为指手画脚，记得当你初中毕业后，毅然投考师范，就有人认为这会使你的天才湮没。事实证明，环境与职业不能决定人的价值。你在二师入了团，当了干部，进步很快，不是使他们瞠目口呆？这次参军后，分配到陆军，我看很好。能在部队里练就一颗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，练就一身保卫祖国的武艺，就是英雄！相反，斤斤计较个人得失，结果必然“聪明反被聪明误”。你刚到部队就被委以重任，希望不辜负党和同志们的信托才好。……望今后常联系。

1962年7月30日

收到徐光荣的信：

俗话说“六月连雨吃饱饭”，沈阳半月以来，连日落下大雨，从农村回来的人说，如果不生涝灾，那么今年定会来个五谷丰登！同时，沈阳市面也比你走前繁荣，大头菜现在每斤才二分钱，而去年最贱时也要两角钱，形势的好，可以想见了。因此，你在部队就会更清楚地了解保卫者的光荣了。区里最近举办冯幽君的儿歌、散文讨论会。大家又可以团聚在一起，不过，这一次却要有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之感了。望你在部队，在炼人的同时，重揽旧业，写些东西，给大家寄来。我最近没写什么，主要是情不盛。解明来厂和我唠了两个来点儿，也许今后会搞出些什么！

他强调地说：

小胡，你想过没有，在人生中，有些事情人们司空见惯，却又非常容易淡忘，有些事情，仿佛电光石火，在生活中只是偶一闪现，却给人留下永恒的记忆。抒情诗，我觉得就是应该达到后一种目的的，你说呢？写什么还是慎重些为好，但，练习却是要孜孜不倦，持之以恒的。